

★白金★
★典藏版★
New★

天才的情节构思 · 诡谲的氛围营造
缜密的逻辑推理 · 深厚的人文底蕴

世界经典 悬疑故事

跟随悬疑大师的脚步踏上一段精彩绝伦的旅程

汇集最精彩、最诱人的悬疑故事，每个故事都饱含丰富、新鲜、
刺激的阅读元素，给读者以思维的启发和想象的拓展。

张俊雅◎编著

The World's Classic
Suspense
Story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世界经典 悬疑故事

跟随悬疑大师的脚步踏上一段精彩绝伦的旅程

张俊雅◎编著



天才的情节构思 · 诡谲的氛围营造
缜密的逻辑推理 · 深厚的人文底蕴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经典悬疑故事/张俊雅编著. —长春: 北方
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4. 11

ISBN 978-7-5385-8694-7

I. ①世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恐怖小说—小说集—世界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57247 号

世界经典悬疑故事

SHIJIE JINGDIAN XUANYI GUSHI

出版人 刘刚
策 划 师晓晖
编 著 张俊雅
责任编辑 王天明
开 本 787mm×1125mm 1/10
印 张 60.75
字 数 973 千字
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邮 编: 130021
电 话 总编办: 0431-85644803
发行科: 0431-85640624

定 价 78.00 元

目 录

与鬼同行

少年的噩梦/[日]天树征丸	1
猴爪/[英]W. W. 雅各布斯	9
与画中人同行/[日]江户川乱步	15
恐怖的黑水池/[美]亨利·特里特·斯佩里	22
地狱之旅/[英]哈兰·莱林	26
沉睡谷传奇/[美]华盛顿·欧文	29
坎特维尔城堡的鬼/[英]奥斯卡·王尔德	33
手形怪物的故事/[国籍不详]J. 谢里登·勒法努	39
呼啸山庄/[英]艾米莉·勃朗特	42
闹鬼的玩具屋/[国籍不详]M. R. 詹姆士	49
杀人的电影录像带/[英]奥克基特·德莱思	55
圣诞颂歌/[英]查尔斯·狄更斯	60

致命的梦魇

死亡的花朵/[英]希区柯克	66
鬼火/[韩]李恩赫	69
他是谁/[英]希区柯克	74
死亡的气味/[日]阿刀田高	77
顶层之上的房间/[美]休·B. 凯夫	84
黑猫/[美]埃德加·爱伦·坡	88
普普尔/[法]亨利·特罗亚	93

私宅凶案

女房东/[英]罗尔德·达尔	98
蜡泪/[比]乔治·西默农	102
鲜花与凶手/[英]H. C. 贝利	107
雨伞疑踪/[日]菊村到	115
烟头之证/[日]大谷洋太郎	122
愚蠢的名探/[英]乔艾丝·波达	129

局中局

你就是杀人凶手/[美]埃德加·爱伦·坡	137
假痣/[英]贝莱斯弗	141
十五个杀人的医生/[美]斯达尔·爱克厄尔	149
连环结/[英]希区柯克	152
闹鬼的裘皮大衣/[英]斯坦·诺尔顿	158
一张飞往月球的机票/[美]唐纳德·奥尔森	165
密探/[英]希区柯克	171
午夜追踪/[英]希区柯克	175
致命因素/[英]希区柯克	181

血色复仇

死者的报复/[美]S. 福勒斯特	186
黑吃黑/[英]希区柯克	189
挂毯上的射手/[美]刘易斯·斯彭斯	195
一箭双雕/[英]希区柯克	198
夺命桥/[日]西村京太郎	202

惊世骗局

善良的诈骗犯/[日]西村京太郎	212
警官的副业/[英]希区柯克	220
外乡人/[美]罗伯特·L. 菲什	226
敲诈/[英]希区柯克	230

被窃的信/[美]爱德华·爱伦·坡	233
百密一疏/[英]希区柯克	239
寻宝游戏/[美]艾勒里·奎恩	243
角力/[英]唐纳德·奥尔森	251
可怕的枪声/[英]希区柯克	256

离奇的失踪

探长与女郎/[比]乔治·西默农	262
盗尸/[国籍不详]弗雷克·西蒙内利	270
驿站/[日]松本清张	279
穿羊皮大衣的人/[法]莫里斯·勒布朗	286
消逝于湖上/[美]欧内斯特·萨维奇	290
手杖上的刻痕/[英]马西阿斯·麦克杜奈尔·鲍特金	298
从海上漂来的木乃伊/[美]爱德华·D. 霍克	303

高智商犯罪

孪生兄弟作案记/[美]吉尔福特	314
羊腿/[美]斯达尔·爱克厄尔	321
世界上最友好的人/[英]亨利·史雷沙	325
致命的星期三/[美]唐·奥尔森	330
午夜前的哭泣/[美]唐·奥尔森	335
夜莺山庄/[英]阿加莎·克里斯蒂	341
绝顶高手/[英]希区柯克	348
戴面纱的房客/[英]阿瑟·柯南道尔	352

来自坟墓的故事

盗尸者/[英]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	359
唐穆尼奥·桑乔·德·伊诺霍萨的传奇故事/[美]华盛顿·欧文	365
厄舍古堡的倒塌/[美]埃德加·爱伦·坡	368
住在教堂墓地的男人/[国籍不详]M. R. 詹姆斯	371
已亡人与伯爵夫人/[美]格特鲁德·阿瑟顿	373
泄密的心/[美]埃德加·爱伦·坡	379
无底穴/[国籍不详]安布罗斯·比耶尔斯	382

塔楼中的房子/[英]E. F. 本森	385
静/[美]埃德加·爱伦·坡	390

被诅咒的生灵

化身博士/[英]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	393
那是什么?/[美]菲茨—詹姆斯·奥布赖恩	395
弗兰肯斯坦/[英]玛丽·雪莱	399
巴尔角的故事/[国籍不详]E. 赫伦 H. 赫伦	400
吸血鬼伯爵德古拉/[爱尔兰]布莱姆·斯托克	406
大理石人/[英]E. 内斯比特	409
巴什克维尔的猎犬/[英]阿瑟·柯南道尔	416
木乃伊的故事/[美]埃德加·爱伦·坡	418
女吸血鬼卡米拉/[英]乔瑟夫·协利丹·雷·法纽	420

注定的命运和亡灵

螺丝在拧紧/[美]亨利·詹姆斯	422
谋杀审判/[英]查尔斯·狄更斯	425
在克罗普斯堡要塞/[国籍不详]拉尔夫·A. 克兰姆	430
迷失的幽灵/[美]玛丽·E. 威尔金斯	434
德国学生历险记/[美]华盛顿·欧文	443
鬼仔马车/[国籍不详]艾米莉·B. 爱德华兹	446
1号支线,信号人/[英]查尔斯·狄更斯	453
红死魔的面具/[美]埃德加·爱伦·坡	461

未知世界的怪谈

死尘/[美]艾萨克·阿西莫夫	464
人魔岛/[英]赫伯特·乔治·威尔斯	471
忠实的救生艇/[美]罗伯特·谢克里	476
思考者玩具/[英]约翰·布朗勒	484
有去无回/[美]克利福德·西马克	491
T病房的病人/[美]阿尔弗雷德·贝斯特	498
18点的音乐浴/[日]海野十三	508
月亮是个严厉的女主人/[美]罗伯特·海因莱因	518

运输牲畜/[美]罗伯特·谢克里	526
远方的朋友/[英国和斯里兰卡双重国籍]阿瑟·克拉克	534
新加速剂/[英]赫伯特·乔伊治·威尔斯	542
AL-76号走失记/[美]艾萨克·阿西莫夫	550
侦察/[美]克利福德·西马克	558
猩猩的悲剧/[英]希区柯克	568
与鼠龙对局/[美]科德威纳·史密斯	573
我的房客/[保]埃米尔·马诺夫	581
寻找爱情/[美]罗伯特·谢克里	587

与鬼同行

少年的噩梦 / [日] 天树征丸

—

夏天的一个傍晚，阿一在雨中奔跑。

他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浇得不知所措，没带伞的他被从头到脚淋了个透。再加上木屐的带子突然断了，他想跑也跑不了。不过，更倒霉的是，不知道是因为淋雨还是之前西瓜吃太多了，他的肚子开始痛起来。

“我今天真够衰的……”

阿一怨恨地看了看天空。

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其实是因为阿一受到了处罚。这段时间是暑假，阿一、美雪和堂妹应剑持警部的邀请来家乡游玩，剑持太太和她的孩子们也都来了。于是，他们今天就聚在一起玩扑克牌。

堂妹提议，最后输掉的人必须接受处罚，那就是去帮大家买饮料。结果阿一输得最惨，所以他只能跑腿了。

“唉，我真是衰啊！为什么我会输给那群小毛头呢？这种玩抓鬼牌的游戏太依赖运气了，偏偏我运气不好，如果玩那种靠实力比输赢的‘心脏病’或‘51’就好了……”

阿一提着装满饮料的塑料袋，一边发牢骚，一边走在人烟稀少的乡间小路上。

最后他肚子实在痛得不行了，蹲在地上，缩成一团。“可恶！反正在这种地方没人会看见，我不如就到那边的草丛里……”

阿一往周围一看，忽然发现不远的杂木丛深处有光秃秃的岩石断崖，崖下有一栋小木屋，正散发着橘色的灯光。

“那是别墅吗？”

有灯光，看来一定有人住在里面。

大雨天跑去陌生人家里借厕所虽然有些不妥，但总比在野外解决好多了。阿一不再犹豫，沿着草丛里的小路走过去。

二

“对不起！请开一下门！”阿一一边使劲敲门，一边大声喊。

门马上被打开了，门缝里露出一张长发女子的面孔。

“你是谁啊？”

女子一边问，一边慵懒地用手梳理着头发。

“不好意思……我想借用一下厕所！”

阿一像心急的推销员一样，一脚踏进了玄关。

“啊……慢着，你……”

不顾满脸疑惑的女子，阿一边道歉边往屋里冲，他实在忍不住了。

“厕所！厕所在哪里？”阿一大声呼叫。

长发女子见状，用手指向走廊的尽头，说：“在……在那边！”

阿一冲了进去，边解皮带边关门，然后掀起马桶盖，拉下裤子就坐了上去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方便完的阿一从厕所走出来，外面有三个女人瞪着他。

“你是谁啊？”一个双手抱胸的短发女子发问。虽然她的眼角稍微上扬，不过，还算是美女。“你未经同意闯进别人家的别墅，二话不说就往厕所里面冲，太没礼貌了吧。”短发女子又说。

“就是，我还以为是强盗闯进来了呢！”刚才开门的那个长发女子搭腔。

刚才阿一只顾着跑厕所，没有注意到原来这个长发女子长得也很漂亮的。

“啊……真是不好意思，刚才因为太急了……呵呵……”阿一想借着笑声消除尴尬。

“唉，都是因为你，害我们又要重来了，再不快点，雨就要停了。”

这次说话的是一个烫米粉头的女子。

这个女子和之前两个女子相比，脸色虽然淡白了一些，但是身材非常棒。

总之，这三个大概二十四岁左右的女子，都是美女。

阿一忘了自己是不速之客，他笑着说：“真不好意思，你们正在做什么呢？是不是在烹饪？要不让我帮你们吧！”

三个女人同时叹了口气，并互相看了一眼。

“我们不是在烹饪，我们正在进行降灵术，降——灵——术！”短发女子严厉地说道。

“降灵术？”阿一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
长发女子回答：“是啊，就是招魂啊！灵异节目经常有播出的嘛！”

短发女子一把把阿一拉进隔壁房间里。

看到眼前的一切，阿一整个身体突然僵硬了。

这个房间没有任何家具，在屋子中央，有好几支大蜡烛围成一个圆圈，放在正中央的是一只死兔子，窗户和窗户之间贴满了符咒。

阿一看呆了，米粉头女子笑着解释说：“蜡烛是用来判断亡魂有没有出现，听说如果亡魂被招来了，即使没有风，烛火也会摇晃。死兔子是我们向附近的农家要来的，据说死动物的臭味具有招魂的作用。窗户和门上要贴符咒，是为了不让其他亡魂跑进来。如果没有贴的话，一些乱七八糟的动物灵魂和恶灵就会跑进来，那将是可怕的事情。”

看样子，这三个女人不是在开玩笑。

阿一心里想要尽快离开这个怪异的地方，于是他故意大笑：“哈哈，那……那……那真抱歉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”

阿一正想往门口走去时，长发女子立刻挡在他面前。

“不行……太迟了！门上已经贴了符咒。我们准备的符咒数量刚刚够，如果撕下这一张的话就会失效的。”

“啊……百合，你怎么那么快就贴上去了呢？小弟弟，真不好意思，就请你留下陪我们招魂了。”短发女子嘴角上扬，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。

“啊，请……请……请放过我吧，我最怕这种东西了。”

“没办法了，谁让你冒昧闯进来的。来，快点坐下吧！我们必须在雨停之前，把‘那个人’的灵魂找出来才行。”

“啊，不要啊……”

“小梅，放他走吧！看他怪可怜的。我们改天再招魂吧！”米粉头这样说。看样子，三人里面她最正常了。

但是，小梅驳回了这个提案。“不行，小樱，绝对不行！你真是的，对男人总是心太软。为了修复我们的友谊，今天一定要找到真正的凶手，我们不是早说好的吗？今天和‘那时候’天气一模一样，下着大雨，所以今天一定可以成功招魂。喂……没礼貌的家伙，过来坐下，我们马上要开始了！”

阿一被强迫坐在地板上。

这个小梅真不简单，虽然体格娇小，但说话咄咄逼人、尖酸刻薄。看得出来，在队伍中，她肯定是领队的类型。

米粉头——叫小樱的女子叹口气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实在没办法了。”

“差不多快要到发生‘那件事’的时间了。”小樱一边抓弄着头发，一边看着手表。

“哪件事？”阿一反问。

“一年前，这个屋里发生了一宗杀人事件。”名叫百合的长发女子答道，“而当时的嫌疑犯就是现在在场的三个人，也包括我在内。”

三

“杀、杀人？你们三个？”阿一浑身发抖，就像被冷水泼过一般。

“是啊，吃惊吧？呵呵……”百合一边理顺长发，一边冷冷地笑。

三个女人站着，把阿一围在中间。房间内的灯光不知什么时候被关掉了，只剩下摇曳的烛光。房间里充满了诡异的气氛，阿一紧张得猛吞口水。

“死掉的那个人是我们共同的网球教练。”小梅补充说。

“我们三个人从小学起就是很要好的朋友了。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女，所以就像亲姊妹一样亲。读书、参加社团、工作，我们三个人一直在一起。当然，我们也一起参加网球俱乐部，但是……”小梅突然苦恼起来，话也只说了一半。看得出来她很焦躁，她把右手伸进牛仔裤的口袋里，拿出香烟来抽。

接下来，小樱继续说：“我们三个人都同时喜欢上了我们的网球教练。”

小樱说完后，就看向小梅和百合。小梅左手叉腰，右手点燃打火机。

小樱又开口说话了：“他姓须藤，以前曾经是一位职业网球选手。你听过吗？两三年前，他拍过宣传海报。”

“哦，我知道那张海报。他当时摆了这种姿势，两手握球拍，打向来自左边的球，对吗？”

阿一做出动作后，百合慵懒地说：“你是指双手握拍法吗？”

“对，就是那个！他拍的是乌龙茶的广告吧？”

“他拍的是咖啡广告。”小梅一边抽烟，一边回答。

“啊，不好意思。哈哈，因为我比较爱喝乌龙茶。”阿一说道。

三个女人没有笑，凝视着阿一。气氛突然变得很僵。

百合仍然是慵懒的模样，她说：“总之，我们三个人同时喜欢上那位网球教练。因此，我们的友谊被破坏了，你可以了解吧？我们互相争风吃醋……这就是我们四个人来到这栋别墅

时的情形。在那以前，我们三个人的感情多么好，后来却变得那么糟糕……再后来，须藤就被杀了。”

“是啊，不知道是我们三人之中谁杀的。”小梅插了一句话。

“你们确定是你们三人中的某一位杀的吗？”阿一发问。

小樱答道：“从当时的状况来看，是这样的。不过，一直没有人出来认罪。因此，我们选择在他的忌日，也就是今天，来到这栋别墅，想用降灵术召唤他的灵魂出来问话。我们三个人从读小学时，就迷上了降灵术之类的召灵游戏，钱仙之类的东西，我们曾经成功召唤过很多人和动物的灵魂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阿一答道。

小樱抿着嘴笑：“你们听到了吗？须藤的灵魂来了。”她做出竖起耳朵的动作。

阿一笑得很僵硬：“哈哈，哈哈……怎么可能发出声音嘛……”

这个时候，外面传来啪嚓一声，好像是树木被劈开的声音。阿一吓了一跳，三个女人却眼睛发亮。

“他来了，就在附近。”百合开口说道。

“刚才的声音是拉普现象，那是灵魂出现的证据。须藤离我们很近了。”小梅的眼睛大放光彩，“太好了，一切似乎都很顺利！快点，趁雨停之前，我们赶快开始吧！”

阿一心里想：开什么玩笑嘛！

到目前为止，阿一曾被卷入很多起奇怪的杀人事件里，每一起他都有办法作出合理的解释，但是，眼前的情况他无法解释，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要害怕。

总之，阿一不想再这样耗下去了。

阿一站了起来：“等一下！在进行招魂之前，你们可不可以把案发的具体情况详细讲给我听？”

“说给你听？”小樱侧着头问，很不信任的样子。

小梅不高兴地说：“告诉你又能怎样？如果事情真是那么简单，那早就……”

“哎呀，先不要这样说嘛！”阿一反驳，“你们知道金田一耕助这个人吗？他就是我爷爷，是日本排名第一的名侦探。”

“咦？就是那位鼎鼎有名的……天啊，不会吧！”小樱很惊喜，看来她也是金田一耕助迷。

“我也帮警方解决了很多起谜案……”

“那很有趣嘛！”百合打断阿一的话，“就把当时详细的情形告诉这个侦探小弟吧，雨好像一时半会还停不了。”

“不行！怎么可以把那件事告诉陌生人。”小梅极力反对。

百合冷笑道：“哦，小梅。你怕真相被拆穿，是吗？你果然是杀人凶手吧？”

“胡说八道！你才是凶手！那天你提议须藤一人留下，由我们三个人分头去买晚餐的材料，所以凶手应该不是你！”

“你们两个别吵了。”小樱红着眼眶，“我们果然不应该再来这里。不论你们谁是凶手，我都觉得无所谓。我还以为来这里，我们三个人的感情就会恢复如初……”

“小樱，你不要装好人，你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更让人觉得可疑。”小梅的眼神更严厉了。

百合也加入这场唇枪舌战：“不要忘了，当初租这栋别墅的人是你啊！你从一开始就打算杀害须藤吧？”

“你，你太过分了！”小樱用手指拭去眼角的泪水，说“你们想想买菜的事情，我按照分

配的清单，买回了茼蒿、西洋香菜、菠菜。百合你却说什么炖咖喱用的肉卖光了，没买肉回来。小梅你也是，原本应该向附近的农家买马铃薯、青葱，结果你却买回了胡萝卜和青椒。那是为什么？难道这里面暗含什么阴谋吗？”

“你们三位别吵了，这样吵下去就能吵出结果吗？把具体情形告诉我，为了不负我爷爷的名声，我一定会找到凶手！”

“哼，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告诉你吧。”小梅向阿一介绍了当时的情形。

四

去年八月十五日，小梅、小樱、百合和她们的网球教练须藤来到这栋别墅。表面上，她们装着是为了接受特别的网球训练，其实她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打一场“爱情战争”。

抵达别墅的那天傍晚，她们三个分头去买晚餐的材料，命案就在她们买菜的这段时间发生。由于突然下起了大雨，她们在路上耽搁了很久，最后当她们回到这里时，发现须藤死在厨房里，胸口插着一把菜刀。

“我是最先发现尸体的人。”小梅说完，身体稍微颤抖了一下，随后她向阿一招手，并带他去厨房。

她扔掉烟蒂，回头对阿一说：“尸体当时就在你现在站的那个位置。”

“咦？”阿一赶紧退后一步。

小梅面不改色地补充道：“他躺在正中间，地板上流满了血。他眼睛瞪得很大，眼珠子已经浑浊，早就死了。但是，他的姿势非常奇怪。”

“姿势？”阿一反问。

小梅回答，“他右手拿鸡蛋，左手拿着饭瓢。”

“鸡蛋和饭瓢？”阿一感到有些意外，浮现在他脑海里的命案现场有一点滑稽。

但是，眼前这三个女人的神情很严肃。

“尸体以什么姿势躺在地上呢？”阿一发问。

“很难形容。”小梅看了一下四周，百合察觉后就拿出纸笔来。

百合开始画图。阿一注意到她压纸的那只手，她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只闪闪发亮的戒指。随后，他发现其他两个女人的手指上也戴着相同的戒指，看样子，都是须藤送的。

“就是这种姿势。”百合把画好的画递了过来。

“是的，没错。拿鸡蛋的右手是抬高的。”小梅开口说。

小樱也点头表示认可。

纸上画着尸体的右手举着鸡蛋，眼睛好像注视鸡蛋一样。另外，拿饭瓢的左手刚好放在后脑勺。左腕弯曲，饭瓢的圆形部位朝上。

“右手拿鸡蛋，左手拿饭瓢，小梅小姐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尸体的手是紧握住鸡蛋和饭瓢的吗？”

“是啊，非常紧，鸡蛋差一点被捏碎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你知道答案了吗？”小梅发问。

阿一咧嘴微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说：“是啊，我知道了。”然后环视了小梅、小樱、百合三人一圈，说：“谜底解开了。”

“这个奇怪的姿势是死者的留言。”阿一说道。

“留言？”小梅反问。

“是的，就是‘濒死前的遗言’。从尸体双手紧握鸡蛋和饭瓢的举动来看，可以知道，这两个东西是须藤在死前，以自己的意志握住的。他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可能是他要以右手拿鸡蛋，左手拿饭瓢的姿势表示凶手是谁，只有这样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用鸡蛋和饭瓢暗示凶手，啊，难道凶手喜欢烹饪吗？”百合把目光移向小樱。

小樱摇头：“不是我杀的，如果要这样解释的话，那应该是小梅，因为她只会煎荷包蛋和煮饭而已。”

“胡说，我还会煮咖喱、煮拉面呀！凶手应该就是带鸡蛋过来的人吧？百合，难道不是你吗？”

“你瞎说什么？小梅，你才是凶手。”

“你们说得都不对，你们的思路和死者的留言不相符。死者的留言是以被害者的身份凸显问题的。”

“须藤的身份？”小梅反问道。

阿一点头说：“没错，须藤曾经是有名的网球选手，只有他才想得这种留言。你们想一想，鸡蛋和饭瓢很像什么？圆圆的东西和有握把的像汤匙一样的东西。”

“网球和网球拍！”小梅大喊。

“对，鸡蛋代表网球，饭瓢就代表网球拍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还真挺有道理的。”百合附和道，“可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网球用具啊。”

“问题不只在网球和网球拍，而在于死者是用哪只手握鸡蛋，哪只手握饭瓢。根据百合所画的这张图，他死后应该是右手拿鸡蛋，左手握饭瓢。另外，他倒在地上的姿势……”

阿一紧盯着百合所画的图，死者的目光集中在拿鸡蛋的右手上，左手握着饭瓢并放在后脑勺部位。

“天哪，这是发球的动作。”百合喊叫。

“是的，右手拿球，左手拿球拍，这是左撇子的打法。不过，我记得以前看过须藤拍的那张咖啡广告海报，他本人应该不是左撇子才对。从这一点看来，须藤是想告诉大家，凶手就是习惯用左手的人。”

“左撇子……”两个女人同时把目光投向剩下的那个女人。

阿一继续说：“小梅用右手点燃打火机，所以我想她是右撇子。”阿一脑海里浮现那幅景象：小梅把左手插在腰际，用右手点燃打火机。

“刚才百合是用右手画图的吧？”百合用左手压住纸，以右手拿笔。另外，剩下一个人。

阿一把视线停驻在她的身上。她一边用左手梳理着头发，一边看右手上的手表。

“凶手就是把手表戴在右手上的人，那就是你，小樱！”

“小樱？”小梅发出喊声。

“天啊！”百合用手捂住嘴巴。

小樱两眼含泪，呆立在原地。

阿一继续说：“凶手拿着刀，从正面刺向须藤的胸口，因此须藤必定知道这个凶手是谁。凶手一定是把刀刺进须藤胸中就逃走了，但是，须藤并没有立刻死去。于是他拼命地思索要用什么办法暴露凶手的身份。可是，须藤没有足够的时间了，他在意识模糊的时候，一定

想起凶手的特征了。对一个网球教练来说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学员打球时的姿势了吧。小樱，我的‘想象’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想你猜对了。”小樱终于开口了。

“你为什么要杀害须藤？小樱，你不是很喜欢他吗？”面对小梅追问，小樱缓缓地摇头：“我并不喜欢他，因为小梅和百合喜欢他，为了要迎合你们，所以才假装很喜欢须藤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百合问道。

小樱擦干眼泪：“说真的，我一点儿都不喜欢那个男人。我只是喜欢和大家一起争风吃醋的感觉而已。其实，我最看重的是情谊，但这份情谊被那种男人破坏了，我恨他，所以就杀了他。”

百合和小梅望着小樱，哑口无言。

小樱继续说话：“那天，在买菜的路上，我遇见了菜农，直接从他那买到了菜，所以我比你们回来得都早。回到别墅后，那个男人靠近我，对我说：‘终于只剩下你我两个人了，我不希望见到你们三个人为了我钩心斗角，所以我送你们每个人一枚戒指，其实我最想送的人是你。’他说的话很假、很恶心，他自以为对付女人的手法很简单，他可以一网打尽。但我不会忘记，因为他，我们从小情同姊妹般的感情被他破坏了，想到这里，我心中燃起一把无名火，当我回过神时，已经把菜刀插进他胸口了……”

“小樱，”小梅把手搭在小樱颤抖的肩膀上，“其实我和你一样。”

“噢？”小樱和百合同时发出声音。

“事实上，我也不是真的喜欢那个男人，但也不讨厌他。不过，我不像你和百合竞争那样激烈。开始，我和你的想法一样，只为了迎合你们而加入爱情争夺战，谁知道后来就骑虎难下了……”

“小梅也是这样想的啊，”这次是百合说话，“其实我也是。起初只是附和你们，随口说说而已，后来演变成和小梅吵架，但事后我真的很后悔。”

三个女人往地上蹲，互相依靠着，开始啜泣。

阿一叹了一口气，喃喃自语：“事情怎么会这样呢？”风流快活的网球教练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阿一在心里面这样想着，然后悄悄地走出房间，就在此时——

“你姓金田一吧？”小樱叫住阿一。

“嗯，是的。”

小樱泪流满面地对阿一说：“谢谢你，多亏你的帮忙。虽然我无法回报你，不过，请让我真诚地向你道谢。”

阿一说：“呵，不必了！你有这份心意就够了。”

阿一提起装饮料罐的塑料袋，对小樱说：“小樱，你一定要去自首哦。”

小樱没有说话，只是淡淡地微笑着，和刚才比较，她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。

终

阿一走在晴朗的乡间道路上，强烈的阳光从晴空照射下来。奇怪，刚才不是下了大暴雨吗，现在地面却干燥得出奇，迎面吹来的风也没有意料中的湿。十五分钟前的那场大雨，对阿一来说，简直就像一场梦一样。

“我真搞不懂女人是怎么想的！”

阿一边走边想，要不要把刚才发生的怪事告诉警方，如果说，那又要从何说起呢？想

想着就听到有熟悉的声音在呼唤着自己的名字。

“阿一！”

“金田一！”

阿一的思路突然被打断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美雪和剑持走了过来。他们两人都穿着轻便的和服。

对了，今天是盂兰盆节。等会儿盂兰盆舞大会将在附近的小学校园里举行。大家约定好今晚要去那里狂欢的。

“美雪，大叔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”阿一踩着木屐向他们跑过去。

美雪气喘吁吁：“当然是出来找你。只是去买饮料，结果去了那么半天还不回来，大家都以为你出事了呢，所以我们就出来找你了。”

“哦，真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早知道我就打电话给你们了。我刚才去那边别墅躲雨了。对了，刚才下了一场好大的雨啊！”

“下雨？什么时候下的雨？”

“哦，那是不是只有这边下雨啊？”

“但是，地上干得厉害呢！”

“这，这……可是，刚才的确下雨了啊，一定是地太渴了，把水都吸干了。”

“真奇怪，天上一朵云都没有啊，根本不像下过雨的样子。而且，你也没有被淋湿嘛！”

经美雪这么一提醒，阿一摸了一下自己的衣服。衣服的确没有淋湿，甚至一点湿气都没有。刚才明明下过雨了啊。仔细想一想，即使是炎热的夏天，地上的水也不可能干得那么快。

一瞬间，阿一感觉自己整个人好像泡在冰水里一般，从头冷到脚。

“但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啊，刚才的确下雨了，所以我才跑去那边的别墅躲雨去了，顺便借用了一下厕所……”

“别墅？”剑持警部反问，“你是指山崖下那栋小木屋吗？”

“是啊，就是那栋。你去问屋子里面的人，她们可以证明刚刚下过雨的，也能证明我去借用过厕所。”

“慢着，金田一，那间屋子早就没人了啊！”

“咦？”

“去年夏天，差不多是现在这个时候，下了一场大雨。由于表层的泥土松动，造成泥石流，掩埋了那栋别墅。来这边游玩的四名男女也不幸被活埋了，但根据警方调查，其中一名男性在遭到活埋之前，就已经被人用刀刺死了。”

“当时，我正在乡里休假呢，但后来县警局仍然找我来现场帮忙。从现场的状况判断，凶手可能就是那三名女子中的一个，但是，那三个女人也都死了。因此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所以说，那栋别墅现在应该是一栋倾倒得快要被压垮的废弃屋才对。金田一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脸色铁青？”

其实，刚才阿一听剑持说到一半时就已经傻眼了，他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

忽然，阿一注意到自己脚下穿的木屐，在大暴雨中已经断裂的木屐带，现在已经完好如初了。

临出门前，小樱说的最后一句话，就像教堂的钟声一样，在阿一混乱的脑海里回响：“虽然我无法回报你，不过，请让我真诚地向你道谢。”

也许今年夏天太热了吧，所以阿一才做了这场白天的噩梦。

猴爪 / [英] W. W. 雅各布斯

拉波诺姆·维拉镇的傍晚又冷又湿。在一间小小的客厅里，挂着厚厚的落地窗帘，炉火烧得很旺。壁炉边上，白发苍苍的母亲静静地坐着织毛衣，她的丈夫和儿子正在下国际象棋。

那位父亲本来要赢了，却在最后时刻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使棋局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大逆转，把他妻子都吸引过来品评。

老沃特说道：“听啊，起风了。”他看着这个致命的错招，想转移儿子的注意力，使他发现不了它，但已经太迟了。

儿子冷冷地扫视一下棋盘，说道：“我听着哪。”他伸出手推动棋子：“将。”

父亲说：“我几乎不信他今天能来。”他的手犹豫不决地在桌子上方悬着。

儿子却毫不含糊地继续说：“将！”

老沃特突然高声叫喊起来，用词出人意外的粗鲁：“住得这么偏远真是糟透了！周围都是些荒野，到处都那么泥泞、偏僻的，真是太糟糕了。院里的小路像个小水沟，而外面的大路简直像一条河。我不知道人们作何感想，我想大概路旁只有两座房子是供出租的，所以他们觉得没什么要紧的。”

他妻子安慰道：“不要紧，亲爱的，也许下一盘你就赢了。”

老沃特心情立马好转，他偷偷地瞥了一眼母子二人，话在嘴上打住了，稀疏的灰胡须中，隐匿着一个得意的暗笑。

儿子赫伯特·沃特说道：“他来了。”与此同时，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，接着有沉重的脚步声走近门口。

老沃特殷勤而急切地站起来过去开门，向刚到的来客表示欢迎，来人也问候了他。一个高大结实的男子随着老沃特走进屋子，他眼睛小而亮，面色红润。沃特太太一边轻轻咳嗽，一边不禁发出“啧啧”声。

老沃特介绍说：“这位是军士长莫里斯。”

军士长摆摆手，坐到摆在壁炉边的椅子上。

沃特太太在炉子上放了一只黄铜小水壶，然后殷勤地去拿威士忌和酒杯。

几杯酒下肚，军士长的眼睛更亮了，开始侃侃而谈。沃特一家三口人怀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。他在椅子上正了正宽肩膀，谈起旷野的景观和自己英勇的事迹，谈起战争和瘟疫以及陌生的人们。

“他走时只是一个货栈里的瘦长个子的小伙，”老沃特说着，冲他妻子和儿子点点头，“十一年了——现在看看他。”

沃特太太礼貌地说：“他看上去没遭多少罪。”

老沃特说：“你知道，我想亲自去印度，就为了观光。”

军士长放下空酒杯，轻声叹口气，摇摇头说：“你去哪都好，就是别去印度。”说完，他若有所思地又摇摇头。

老沃特说：“我想看看那些古老的寺院，游方的和尚和卖艺的人。莫里斯，那天你跟我讲的一只猴爪什么的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